母爱的重量

□凸 凹

周末早起，总有愁绪萦怀，隐约感到应该干点什么才是。对，去看望母亲。

母亲患高血脂、高血压、冠心病，又有腿疾，却一直坚强地独立而居。几种药物都是我买的，而社保卡有限制，“贪”一下也没几粒药丸，就索性自费。其实是我舍不得时间，索性一次备下一两个月的用量，我便可以安心于创作。如果像那些无所用心者，每周都出现在办理社保的窗口，也自然可以省去过多的花费。但钱与时间相比，我自然选择后者。

到了母亲的住处，居室的门竟锁着。想到母亲灶间的煤气可能快用完了，就径直到了配房里的灶间。虽然从入冬到现在已过数月，但煤气罐的重量还是很沉，母亲真是用得节俭。我所居的小区通了天然气之后，我就把煤气本给了母亲。指标内的煤气一罐才43元，她居然也这么节省，让我心酸。

不久母亲回来了。我大叫一声“妈”，她答应得脆亮，同时亮的还有她的目光。50岁的儿子还像小时候那样叫她，她心中受用。

她说，我去村西头的小店，吃了两根油条、一碗老豆腐。我说，您血脂高，少吃油腻的为好。她说，你妈就好这口，谁管它好不好。她突然想起了什么，戳着手中的木杖，急迫地朝灶间拽去。她的腿疾在膝盖，关节劳损，不能直行，“拽”是快速的动作。她掀开锅盖，说了一声“完了”，就朝我傻笑。母亲每当做错了什么事情，就是这个表情。

原来，她知道我爱吃田间的苦苣，就拖着病腿剜了一些回来。她也推断我今天会来，就上火焯它一下，好让我省去此环节，带回去直接凉拌。但她忘了马上捞出来，菜就一直浸在热水里，软了。我打趣道，软就软了，省得费牙。她说，吃野菜就得用牙，有咬劲才有味道，看来，你妈真是老得没用了。我说，没用也是妈，您站在那儿就有用，让我感到，自己虽然足够老，但依旧年少，因为父母是儿女的尺子。她说，我儿子就是会说话，总是哄妈高兴。

我一直以为，孝顺的前提是“顺”，不仅要供奉钱物，更要供奉好心情。进了她的房间，我扶她坐下，问她腿上的浮肿消了没有。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消了。

她长期服用降压药，有药物反应，中医叮嘱，要时常服一点五苓胶囊，祛湿化瘀。服用之后，果然见效，浮肿渐渐地消了。由于她回答得果断，我便心中生疑，蹲下身去，挽起她的裤腿——脚腕亮而腴，一摁一陷，实实在在地肿着。我说，您是不是停药了？她答非所问，说，只是腿肿，既不碍吃喝，又死不了人。我说，您老真不听话，几粒药也花不了几个钱。她马上接上话茬儿说，还没几个钱呢，小小的一盒药就好几十块，腿不肿，我心肿。我说，怎么就心肿？你儿子堂堂的一个处级干部，国家公务员，每月工资好几千块，能把药店里的药柜子整个给您搬过来。你就吹吧，她说，人就怕算细账——我孙子到了娶媳妇的年纪，你要给他买房子、车子，还不都得要票子？你是属兔的，即便是肥兔子，也拔不下几把毛来，除非你去吃夜草、取身外之财。这种事你甭说是去干，就是想一想，我也都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我说，您老放心，我是个文化人，明白事理，不会发生您所担心的事。这可不见得，她说，有的时候，越是明白人，越会做糊涂事，比如你二舅。他那时当着村里的支书，一直大公无私，但那年水灾之后，上边送来成车成车的救济物资，堆在场院，像座小山。以为毛多不显秃、不易被察觉，你舅顺手就往家里多拿了几捆布匹——他家里孩子多，都露着腚呢。不期就被人发现了，举报到上边，被铐走了。大家都知道他不是贪心的人，是一时糊涂，就为他求情——批评教育一下就成了，切莫铐人。上边说，盗窃救济物资不同平常，要严办。你看，“好处”这种东西身上就有“邪劲儿”，会让人身不由己。我说，虽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可我待的单位，是清水衙门，没多少油水，即便是想“湿”，也湿不了。她说，你这又错了，为什么？你看，咱们村前这条马路，常有拉煤的车经过。车稍一咯噔，就会掉下来一些煤渣，虽然不起眼儿，但只要你长年地捡，也能捡出成吨的煤。你再看，东头占地拆迁，拆剩下一些碎砖烂瓦，大家都以为是弃物，可我一点一点地捡回来，也堆成了一大垛，也盖起了一间厨房，这你是知道的。我的意思是说，再零碎的东西，也怕捡，捡多了也成气候；再寡淡的油水，也怕刮，刮多了，也肥。妈知道你是个本性清正的人，但就怕你身后有用度，一有用度，本钱不够，就会自生邪心，所以，咱们必须算计着花钱。母亲的一番话，让我看到了母爱的模样——母爱，总是垂下身来的姿态，是忘我的呵护。那么儿女呢？要想无愧地承受这大爱，就要站稳脚跟、挺直腰杆——因为爱是有重量的！看一眼母亲，由于齿稀而唇瘪，由于衰老而发白，让人感到岁月的无情。我情不自禁地把她抱进怀里，眼泪也止不住地滚落下来。母亲眼里也有了泪光。她毕竟多病，无奈于生活，承受不起这过于温柔的情感了。面对这样的母亲，我暗暗对自己说：对她最大的孝顺，便是更加清正地做人。

情感氧吧

我骄傲……

□孙修竹

一

缤纷的五月　多彩的日子
无边的绿野捧出一片开花的土地
万紫千红　赤橙黄绿
五月真有说不出的绚丽
从长城内外到亚马逊河滨
亿万目光聚焦在这一天——
南丁格尔的生日5月12日
从科罗拉多峡谷到阿尔卑斯山
亿万脚步在沉思中伫立
如果世界没有这个圣女
那将会写下怎样冷酷的一笔
一串串被血渍浸红的日子里
到处是痛苦的呻吟和喘息
那一串串被眼泪泡咸的日子里
希望在哪里　何处是生机
多少人心灵的田野
只生长苦难　不生长麦粒
记忆的峡谷
只流淌眼泪　不流淌歌曲
南丁格尔柔弱的双肩抵住了九天雷火
创造了崭新的格局
南丁格尔引领护士走进历史
成为人类健康卫士
5月12日国际护士节
这是对南丁格尔的纪念
这更是全世界献给护士的深深爱意
莽莽苍苍的天宇啊
一碧万顷的大地
五月烂漫的鲜花啊
洁白无暇的云霓……
在这巨大的狂欢里
黑色、黄色、白色、棕色祝福的手臂正高高扬起
在这千歌万颂里
白衣天使
请接受五大洲云水间最崇高的
敬礼

二

生命相托　健康所系
这是我们献身医学的庄严誓词
为人类健康尽职尽责尽心尽力
这是南丁格尔铁的纪律
打针　对药　洗护　喂食
下管　导尿　采血　备皮……
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
精益求精　不差毫厘
护士啊
你像昆仑山上的一个尘粒
即使是诗人
也不能恣意挥霍溢美之词
护士啊
你是救死扶伤的第一次接力
即使没有过人的智慧
也会想到你是生命天平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啊　护士　天使
啊　天使　护士
这名字　比万山更凝重
这名字　胜过波涛汹涌的大海潮汐

三

我们有父母　丈夫　儿女
病人却是我们的第一第一
无论刮风还是下雨
你不会停止上班的步履
无论健康还是伤痛
你都站在治病救人的阵地
即使参加宴会或观看影视
你的一根神经也会跑到医院去看看
有没有急救的讯息
即使是在睡梦里
你的枕边也会放上永不关闭的手机
与医院连在一起
那不是你嘛
老奶奶害怕手术
你一直把她抱在温暖的怀里
那不是你嘛
参加抢救来不及见亲人最后一面
留下抱愧的泪滴
那不是你嘛
在退休的前夜累得轰然昏倒在手术台旁好像一滩泥
那不是你嘛
刚刚新婚就离开爱巢走进抢救的行列里……
面对理解和支持你报以黄金一笑
面对责难伤害你也会痛心地呐喊　我救人民谁救我
擦掉泪水你又成了你
啊　这就是护士　无怨无悔　无愧天使的名字
啊　这就是护士　娇小玲珑　却又顶天立地
啊　这就是护士　平凡普通　却身披一肩风雨
啊　这就是护士　东西南北　汇成一个最美的白色群体……
江水沉凝　万木肃立
5月12日啊　四海同奏——
白衣天使交响曲

四

啊　此刻
五月的大地
花在绽放中摇曳
树在成长里沉思
啊　此刻
五月的天空
阳光那么和煦
高天上的流云正在憩息
南丁格尔啊
你的事业在继续
白衣天使啊
人道主义永远铭记
一个护士就是一个故事
每一个故事都会编织出一个传奇
啊　我骄傲
我是一名护士
啊　我骄傲
我是一名白衣天使
我骄傲……我骄傲……

摘些山花给妈妈

□盛可以

我妈结婚后，极少离家，走一趟亲戚，也要连夜赶回。她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凑堆说闲话，从来没有人给她写信，出大门散步不远100米。她的世界很小，灶台、菜园、田地、家禽家畜是她的朋友。见到她，鸡鸭鹅扑着翅膀欢呼，牛哞哞叫，猫狗围着她转。我们兄妹几个嗷嗷待哺，更是离不开她，日复一日损耗她的生命与健康。母亲每有不舒服，家里丢不开手，总是忍着，或者扯些草药偏方服用，用自己的方法打发疾病，从来不去医院。

我妈年近70，从前照顾外婆，后来照顾家庭儿孙，自己从不需要别人照顾。前不久感觉身体不适，她照旧忍着，最终高烧不止，入院抢救，身体检测出一堆毛病：高血压、心脏病、胃炎、肾炎……我妈不得不承认自己老了，连这些“小毛病”也扛不动了。

我妈住院，我没有回家，每天电话联系。第三天她精神好起来，听声音生龙活虎的，惦着我爹和我爷爷三餐饭没着落，家中要照看，她说医院像坐牢，憋得心慌，她要回家。离开家，她就像缺水的鱼，焦虑不安。

我每年仅在寒冷的春节回家，与家人聚少离多。我应该多回去，尤其是在春色烂漫的时节，摘些山花给我妈。

心香一叶

昂代山下杏花怒放　邱会宁摄

这就是母亲

□江海河

啊
这就是母亲
我的母亲
您那缕缕银丝的头
装满了岁月的沧桑
您那条条皱纹的脸
写满了人生的坎坷
您那厚厚老茧的手
布满了生活的艰辛
您那瘦瘦佝偻的背
载满了人间的困苦
啊
这就是母亲
我的母亲
为了人兴家业旺
您
田间耕作　家中忙碌
把心操碎　把血耗尽
啊
这就是母亲
我的母亲
为了家和万事兴
您
含辛茹苦　任劳任怨
把酸吃尽　把苦咽下
啊
这就是母亲
我的母亲
今生做您的孩子
今世受您的教诲
是我的骄傲
是我的福气
您是我最亲的人
您是我最爱的人
您开心快乐是我最真的
祝福
您健康长寿是我最大的
心愿

诗歌的说书人

——读诗集《人之风景》

□乔 叶

识李暄也颇有几个年头了。平时见面，他话不多，坐在那里，很是低调，俨然一副要把自己省略的样子。看着他，很难想象他在电视台那种“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热闹地方工作，更难想象他还在写诗。

但是，他就是在写诗。读《人之风景》时我才知道，他的诗龄从大学时期算起，他曾在河南大学赫赫有名的羽帆诗社当过第二任社长，到今天已经有30多年。很惭愧，我也曾写过不像样的诗，也因此对于诗和诗人总有一种前缘般的亲切感。

《人之风景》的结构四重，分别是《长河远眺》《高天眺望》《岁月脸谱》《时代剪影》。前两辑的主角可谓群星璀璨。时间是一泓默默流淌的强硫酸，销毁着世间无数。而这些人在强硫酸的洪流中，居然还能留下自己的印迹，自然就称得上是人杰。这些人杰，他们都曾活着，作为一具具谈笑风生的肉身。活着活着，他们就成为音律，成为画卷，成为典故，成为历史里的一小段生平，一大段简介，一个章节的论述，甚或是每隔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就被翻新再构的故事主角。现在，他们又活在了李暄的诗歌里。星空高远。在李暄的诗里，他们却是亲切的，这亲切感自然来自于李暄的营造。一首首读来，就仿佛和李暄一起，看吕不韦下棋，跟扁鹊逃亡，进袁枚的厨房，闻杜牧的花香，研究张仲景的药铺，琢磨岑参的账单，捡拾杜甫屋顶的茅草，品味李商隐耳中的锦瑟，抚摸鲁迅身上的棉袍，拂拭徐志摩肩头的雪花……

如果说前两辑里的这些名字意味着华彩熠熠的传奇，那么《岁月脸谱》作为戏剧或者舞台的特写，其实已经开始稍离聚光灯，为读者掀开了后台的帷帐。而到了《时代剪影》里，就完全是素颜的人生：《下岗女工》《当导游的人》《睡在窨井里的人》《擦车的人》……收回长河远眺的目光，这些剪影和我在同一片天空下呼吸，彼此都是微若草芥的人，我曾在一篇散文中写道：“我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和来历，但我真的不觉得他们与我毫不相干。他们的笑容让我愉快，他们的忧愁让我挂怀，他们的宁静让我沉默，他们的匆忙让我不安。我明白我的存在对他们是无足轻重的，但是他们对我的意义却截然不同。我知道我就生活在他们日复一日的操劳和奔波之间，生活在他们一行一行的泪水和汗水之间，生活在他们千丝万缕的悲伤和欢颜之间，生活在他们青石一样的足迹和海浪一样的呼吸之间。”——只要看到他们，一种无缘由的亲切就会漾遍全身。现在，因为诗歌，这种亲切成了我和李暄的通感。

又有些好奇：这重重叠叠的人之风景后，作为最深的背景，李暄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也许还是用他诗里的意向来猜测更为合适吧：他是一个在后台的人，是看夜戏的人，是画脸谱的人，是练功的人。是失眠的人，是做鬼脸的人，是沉思的人，是写信的人，是发烧的人……总之，这一个人啊，正如他自己所言，是一个说书人：“我感觉自己就是想当一个说书人的角色……能当一个诗歌的说书人，是我今生的一个奢望……我也庆幸在这个世界上，我曾用自己的方式与多种多样的人和生命对话。我感到我是因此才来到世界上的，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我发觉不是我在写他们，而是他们一把将我拉入了永恒的时间里，并在其中一遍遍梳理自己的灵魂……”

或者，他在《说书人》中的诗句最能自道：当个个故事打着补丁的风帆驰过/你银发灼灼为抒情撒网/脚下木梆当当为历史撑船/发声沙哑却极富磁性/松香上滑倒偷袭兵马/手形里刮出阵阵急雨/黄河在你喉咙深处拐弯轰鸣……

尘世之海，芸芸众生如鱼来鱼往，所有的人都是游子。这个诗歌的说书人，他也是。正值盛年的他，还远远没有银发灼灼，却一直在抒情撒网。这网既大且密。他执拗地、安静地守着自己的一方海域，不停地累积着诗歌的收获，也不停地向内心深处最纯粹的故乡靠近，再靠近。

吾思吾想